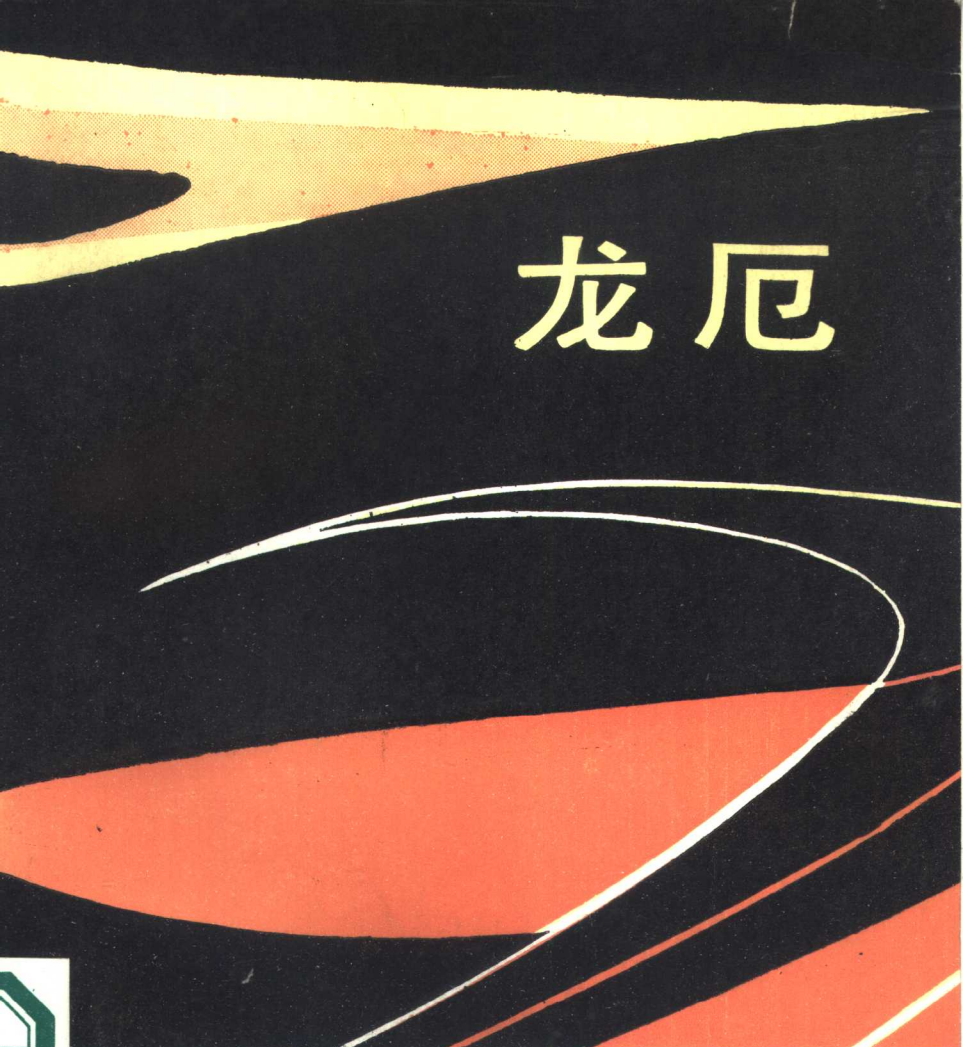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龙厄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巴 人 著

龙 厄

巴 人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龙 冠

巴 人

•
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•
升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6.375 字数310,000 插页3

1986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86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5,000册

书号10228·188 定价3.40元

出版说明

王任叔(巴人)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。在他一九三八年以巴人为笔名创作杂文、撰写文艺理论著作以前,就有着创作新诗以及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历史,出版过诗集一种,短篇小说十一册,中长篇小说四本。在我国现代较早的短篇小说选集——一九二二年《小说年鉴》中,收有他的短篇小说三篇。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亦收辑有他的小说创作。二十年代末期,文坛称他为“民间小说家”。建国前,收入集子的短篇有一〇三篇,散见于报刊的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十篇,还有尚未问世的遗稿若干篇。他的短篇小说,在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。

一九五九年,巴人自选了一本短篇小说集,收作品三十四篇,从这本未出版的书稿的《后记》遗稿中,可看出,他将所收的解放前的作品分为“山乡记事”、“城市杂缀”两大部分。在第一部分中,又将“年轻时候不很成熟的几篇作品”作了文字上的修改,有的还作了较大的补充和改写。

为了向读者展示巴人同志短篇小说创作的实绩,我们编选了这本《龙厄》,收作品三十三篇。所收作品,采自最初发表的报刊,最初出版的版本或未刊作品的手稿。选题

Com 99 L 1

既尊重作者生前编选篇自选集的心愿，也考虑到题材、艺术性、思想性等因素。作品按写作或发表的先后时间排列，以使读者看出作者艺术与思想发展的轨迹。

巴人的短篇小说取材极为广泛。从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末世，各色人等的悲喜剧，而他对穷苦农民形象的塑造，则寄托着同情与爱。《疲惫者》、《殉》是这方面的代表。茅盾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一集序言》中曾对《疲惫者》的主人公作过背景的形象分析。城市题材的作品涉及了各个阶层，政客、老板、保镖、小市民、公教人员以至三教九流，写来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不容忽视的是，他还写了一批反映大革命生活的作品，《监狱》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。

在艺术表现手法上，他从内容出发，形式多样，不拘一格。早期，他是一个诗人，其小说如《河豚子》等，富有诗的风味和意境，真可作为散文诗读。《剪发的故事》、《谁的罪》，可见出鲁迅小说对他的影响。《龙厄》、《猫的威权》等，则是吸收了其它文学样式或异域的表现手法。阅读这些作品，既能通过艺术形象了解二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诸方面，且能得到美的艺术享受，对于研究巴人，认识作家与时代、创作与生活，更是极为生动的第一手材料。

江达飞、王欣荣、王克平同志，为本书的编选付出了不少心力，特此表示感谢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四年十月

目 录

出版说明	1
母亲	1
河豚子	7
剪发的故事	9
疲惫者	19
监狱	33
“唔”	43
谁的罪	66
殉	71
黄缎马褂	85
倩华	98
龙厄	118
友谊	129
一个发羊癫病的	146
野兽派作家	151
恋爱神圣主义曲	167
回家	181

失掉了枪枝	201
猫的威权	222
额角运与断眉运	235
我们那校长跟爸爸	266
蛙虫	291
故居	302
自杀尝试者	313
雾	326
阴沉的天	337
勘灾	349
茶社里	371
皮包和烟斗	386
革新者	404
天才	426
惊梦	439
喜事	453
和尚老伯	482

母 亲

现在母亲一定在想着呢。

她一定想到我：“伦现在宁波读书，说是这几天可来，不知他会在途中不？最好他不要来，在这二日内。”

她或许不仅是想想，或许还要向天祷告：“哦！菩萨！伦儿最好不要来吧！菩萨，倘若他已然来了，还望你不要打雷落雨吧！”

的确，我的母亲，亲爱的母亲；一定是，这样地在紫着心，在说着……。

记得大前年，大约也是这个时光，二哥在镇海A学校，还没回来。我已然考好了毕业考，早早地回家了。有一天，风挟了雨，从山谷间轰轰地刮了一阵，便斜斜直直地向地上打着。溪涧的水已暴涨了三四丈高。母亲这时候，在厅前坐地，直瞪瞪睁着两眼，仰望着灰黑天空中迅速地移动着的云，明晃晃地滴着的雨，竖起了两个耳朵，谛听着“呼呼”跨过屋顶的风啸，“啾啾”水溜中送下的水声。两道愁眉，便如在天空中闪烁的电般攒了起来。一颗小心，便如天空中鼓擂的电般轱辘了起来，口里终捺不住地说了：

“焕儿，大概不至于来吧！？这样的大水，这样的大风

雨，焕儿终不至于来吧！？”她说了以后，又急速地问我：

“伦儿！你的哥哥可有信写给你？你在校读书的时候，他说是几时来呀？他说是几时归家？他和你说过没有？……”

从她迫不及待而求安慰的心情中，连连发出了问语。我也急速地回答了她，说：“妈！是，他说是这几天回家来的。”

于是母亲安慰的心中，真至于惊惶了。不觉地一阵酸醋之波，泛上了心中；眼圈儿一红！——但是不至于滴出泪来，因为她的迷信心，又告诉她说：“这样没来由的泪，是不吉利的。”所以只得硬压了情感，用发颤的语调，又向我问道：“大概，他不至于来吧！……那末他们学校里为什么还不放暑假呢？……天下会有这样的学校！”

我迟钝的脑中，在这时已然嚼出母亲的心的苦了，一方幡然悔悟不向母亲骗一骗哥哥的归期，一方也竭力的向母亲安慰说：

“妈的人，也是多心事，哥哥不是三岁小孩子，怎么会这样的冒险而来呢。……”我又转换一副口气说：“……学校大概是这样：大学放假的日子来得早，小学校来得晚……妈！我下半年也要做小学校教员去了，也要很迟的回家呢。……吃人家饭，受人家难。怎么可以早早回来呢。但是，妈，我想：我们做教书先生，一样是很好的，那些伶俐活泼的小孩，绕在膝前，唧唧唧唧地，和他们谈谈，那不是……”

我一心主张用传递的谈话法，把母亲对于二哥发生的

忧虑之心拉了开去。可是终不成。母亲终至于掠断了我的话语，说道：

“伦儿，你的哥哥归家来要几天功夫？三天吗，三天吗？两天吗？……信里说：大前天动身吗，前天动身吗？……要是今天到，倒也很好，多不过受些风雨吧。……你的哥，身体怎样弱呢！……哦！但是，不对，溪里面的水，已然涨得很利害，那是，不好……来的呀……”

我承着笑脸：

“妈！那是不要紧，哥哥不是别人，他做事很有预算，而且眼头又活络，大概行在半路中；他或许在宁波，或许在城里，也会耽搁的。他不像我这种人，没头没脑地盲撞得很！”

“是，要是你我越发放心不下。……可是他路上到底要几天耽搁？”

“妈，是。你这路程一定晓得的。”

“我从也不曾到镇海去过，我又怎的晓得呢？”

“哦！哪，妈还要赖，妈还要赖，你难道林枫不曾去过？”

“小贼秃……”母亲微微的一笑，“林枫自然去念佛过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妈不晓得……哈哈！哥哥的学校，就是和林枫相近的，差了五里路。”

“哦！林枫，就是近镇海吗？……我哪里会晓得呢……”

“妈！你将来念佛去，可以顺便到那边去望望哥哥呢！”

“哦哟！要是我这样古董气的老太婆，给你哥哥的同队先生们看了，牙齿也笑落了。……但是，哦，林枫我倒是要去，林枫功德要赶三趟，方才圆满了。我还只去得一趟呢……”

“那末下回子去，可以叫哥哥陪你了。妈，是吗？……妈，那边的风景一定很好，……寺院一定很高大，……幽静……”

母亲这时的心上，又不知被什么风吹来了一阵忧虑。两眼直瞪地，两口半张地，没精打采的向着天空出神——或许她计算着路程——我说的这几句话似乎全都没听见，直等到我催促了再三，她方说出了一句“啊”。

狂风急雨，把大地拚命地洗刷了三天，红色的水潮，似乎把大地刷洗下的污秽送了出去。于是宇宙一复他癫狂状态，而至于宁静了，哥哥终也没有回家来，母亲的心似乎慢慢地安放下到宁静的渊中——因为她预料他是被雨阻止在校里了——可是有时又有突然的变异，而使她的心颤跳不已。这就是在偶然忧虑到她的儿子恐尚有意外之事的时光，所发出的状态。

雨霁后第二天晚上，我们正在吃饭。忽然从大门外走出一个魁梧奇伟，棕色脸的人，直声地说：

“你们的朝焕……”

在他未说完这话之前，母亲便急速放下碗筷，站了起来，心中沉下的忧虑又钩了起来，使得脸也发白，唇也发紫的连声地说道：

“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……”——其实这时候，她觉得心中有鹿在撞，有猿在跳般的难过。我的大哥，姐姐，嫂嫂，一定也有，或许更惊惶得利害，比较我。

“没有什么，你的朝焕今天在城里碰到过啦。他五天前到城里的，因为雨大不能进来，宿在八乡会馆；今天又怕水太大，不好进来；明天大概来了。他叫我到你的家里来说一声。”

“哦！我道什么。你几时到城里去呀？坐哪！”

“哦，不坐了，今天为了洪明这起官司案，獮民先生叫我到县里老爷地方再去存一纸，所以，上半天去是向避水岭走的，下半天已然退了，很好走的。”他说完出去。我们于是坐下来重新吃饭，母亲又微微的露出一笑，表示她心上的石头，放下到肚里了。

现在我想起：前四天，曾经写信到家里去过，信中记得有说，“我现在在宁波听讲，身体很好……大概于十五左右，可以归家……”

今天不是十四吗？母亲接了我的信，得知了我的归期，一定是目断归鸿地望着。只是而今——望到了一阵猛风，一阵大雨；母亲的心花不知吹落了多少？母亲的心花不知打碎了怎样？唉……

“倘若母亲又忆起了‘不像我这种人没头没脑盲撞的’这句话，心中苦痛，又不知蚕吐丝自缚般的加了几层呢？”

倘若母亲想到了“伦儿不知为怎的这样的不要归家，难道为了她吗？难道痛恨她的心，迫逼他不要和她见面吗？”

……”那又不知为我们落下多少泪？

“唉！可是母亲，这你哪里会晓得，你的儿子，又负了你的想望，刚巧误了归期哩！他还在宁波星隆学校中的一间小室内，对着默静无声的微颤着光焰的台灯，同听那‘呼——哄’的如滔天大潮似的风飙，从这方跨过那方，从那方跨过这方，不住的呼啸声，和落在铅板上，溜在檐溜下的雨声呢。

“唉母亲！你又哪里晓得你的儿子，是站在这样风雨之下，受尽揶揄人们的世态，饱尝了凄凉地狱的味儿。

“但是，母亲，你，可也坐在厅前，直瞪瞪睁着两眼，仰望着灰黑天空中迅速地移动的云，照晃地下滴的雨，竖起了两个耳朵，谛听着‘呼呼’跨过屋顶的风啸，‘噉噉’水溜中下的雨声，两道愁眉，便如在天空闪烁的电般攒了起来，一颗小心便如天空中鼓擂的雷辘辘了起来，口里终捺不住地说道：

“‘伦儿，大概不至于来吧？！这样的大水，这样的大风雨，伦儿终不至于来吧？……’

“唉，母亲！伦儿，还不曾动过身呀，……”

风真个太大了，几乎将东海移来摆在屋顶上了。屋也震荡得厉害。隔壁房间中的窗玻璃，砰砰地倒下地上碎了。我惊惶的梦醒中，觉到母亲的心，也这样的碎了！……

母亲的心呀！……

一九二二年

河 豚 子

他从别人口中得来了这一种常识，便决心走这一着算盘。

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讨来了一篮的河豚子，悄悄地拿向家中走来。

一连三年的灾荒，所得的谷只够作租；凭他独手支撑的一家五口，从去冬支撑到今岁二三月，已算是困难极了。现在也只好挨饥了！

但是——怎样挨得下去呢？

这好似天使送礼物一般喜悦，当一家人见到他拿来了一篮东西的时候。

孩子们都手舞足蹈地向前走去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！什么东西呵？让我们吃哟！”

这么样的情景，真使他心伤泪落的了！

“吃！”他低低地答一声后，无限的恐怖！为孩子生命的恐怖，一齐怒潮般压上心头，喘不过气来。

他嘱咐妻子把河豚子煮熟来吃，自己托故外去一趟。他并不是自己不愿死，不吃河豚子，不过他不忍见到一家临死的惨状，所以暂时且为避开。

已过了午了，还不见他回来。孩子却早已绕着母亲要吃了。这同甘共苦的妻子，对于丈夫是非常敬爱，任何东西断不肯先给孩子尝吃的。

日头已驾到斜西，河豚的子，还依然煮着。他归来了。他的足如踏在云上一般。他想家中一家横尸枕藉的惨状，真使他归来的力也衰了。

然而预备好的刀下舍生的决心，鼓起了他的勇气。早已见到孩子们炯炯的眼光在门外闪发着，过后，一阵欢迎归来的声音也听到了。

“怎么还没有死呢？”他想。

“爸爸，我们是等你来一同吃呀！”

“哦！”他知道了。

一桌上争争抢抢的吃着。久不得到鱼味的他的一家人，自然分外感到鲜甜。

吃好后，他到床上安安稳稳的睡着，静待这黑衣死神之降临。

但毕竟因煮烧多时，把河豚子的毒性消失了，一家人还是要安安稳稳地挨饿。

他一觉醒来，叹道：“真是求死也不得吗？”泪绽在他的眼上了。

一九二四年

剪发的故事

老牛近来觉得人生有点迷模起来。他第一不了解的，便是皇帝变做总统，清朝变做民国这一件事。接着还要剃发，这越发使老牛有点难堪了。

老牛虽不曾“子曰”“先进于礼乐”读得烂通，挟着一只考篮进过考场的人。可是对于孟子曰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和曾子曰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的古训，却在胸中颇刻些印象，现在皇上竟然下令剪发，这显然是有违古圣人以孝道治天下之旨。但老牛毕竟不是个顽固的人，他颇有伟大的领受性，他对于民国时势作出来的东西，不过怀疑怀疑罢了，并不是反对。比如在先前老牛只知道读书的地方，叫做“书馆”的，现在称做了“学堂”。这“学堂”两字，便比书馆两字好得多了。因为馆字似乎太下流，和茶馆之类的馆字正复相同。茶馆的馆字是当做店字解的，那么书馆便要解做书店了，这断然是不很好的名字，不若学堂者讲学之堂也那么堂皇。而且实在说起，依恩精咽先生的讲法，学堂里所读的书，比书馆的又好得多。

恩精咽先生在X乡是个数一数二的新人物，他本来的名字，叫做阿狗。因为他近来看看《新民丛报》之类，晓得

英国有一个大将惠灵吞。滑铁卢之战，盖世英雄拿破仑，竟为所败，不觉向慕其人不置。很想在这东割地西赔款的中国里立一下大功。因之改名为恩精咽，和惠灵吞相对，以期望自己的将来。

恩精咽先前也坐过馆，又变过一次新法。本来在老大帝国里取士方法是用八股的。后来皇上下令变法，用策论取士。

策论，这是多么新鲜的名词。然而恩精咽学问很博，他曾记得苏洵做过一篇《辨奸论》，汉时有贤良对策之制。大概策论文章，也就是这一类文章吧！

于是他逢人谈说策论的道理，X乡在古书堆里几位老先生，对于策论似乎颇有点迷模难晓。不知终究是怎么样的东西，大概终非道圣入之道，四书里就好象没有看到过。听到恩精咽能够做策论，便请他来做老师。几位老先生听过恩精咽的论调后，闭了几次眼，咽了几口唾涎，似乎有所领悟。“哦哦，这样的。”说了一声，各自去教他们的子弟去了。

科举废了以后，学堂兴起来。恩精咽便立时在X乡的Y村创设学堂起来，因为恩精咽是十分拜服惠灵吞的，他曾听到惠灵吞在滑铁卢打胜仗以后，归功于小学教员，所以他觉得自己至少非做一个惠灵吞所归功于的人不可。至于书馆两字，那就有点亡国的气象，这句话虽是恩精咽也明知不大合于逻辑，但他终觉不以为然，所以另外又想出一种蔑侮的说法，老牛对于书馆和学堂的见解，就是恩精咽所授予的。